

多元现代性

中国与欧洲的视域

杨国荣 主编

陈贊 执行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多元现代性

中国与欧洲的视域

杨国荣 主编

陈赟 执行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元现代性：中国与欧洲的视域 / 杨国荣主编. — 上海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5617 - 8332 - 0

I. ①多… II. ①杨… III. ①思想建设—研究—中国
IV. ①D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0509 号

多元现代性：中国与欧洲的视域

主 编 杨国荣
执行主编 陈 贻
项目编辑 陈庆生
审读编辑 陆海明
责任校对 胡 静
封面设计 黄惠敏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 -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 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 - 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 - 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上海易材数码图文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32 开
印 张 10.625
字 数 266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7 - 8332 - 0 / B · 604
定 价 36.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 - 62865537 联系)

序

杨国荣

就其与“现代”的联系而言，“现代性”首先与时间性相关。从中国的背景看，对“现代”或“现代性”的认同，同样涉及时间问题。在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视域中，“古”往往被视为比较完美、理想的形态，而“今”则每每成为否定、批评的对象。儒家以三代之世为理想的社会，便典型地表现了这一点。然而，近代以来，“古今之辩”发生了重要变化，对“今”的赞美、欢呼，成为一种新的趋向，而颂“今”的背后，则是对现实存在的关切与注重。从形而上的层面看，现实存在一方面凝结着过去与现在、蕴含着未来，从而展开为过去、现在、未来的关联和统一，另一方面又意味着扬弃对世界的形而上理解，将注重之点由超验存在转向人自身。

对“今”的以上注重，更多地从历史形式的层面表现了现代性的一般特征。在“现代性”的论域中，“时间性”不仅仅关乎从过去到现在等时间流变，它同时蕴含着实质层面的价值意义，后者首先与“人是目的”的观念相关。近代以来，与扬弃各种形式的超验视

域、关注人自身的存在意义相一致，“人是目的”的观念一再以不同的方式得到陈述与表达，这种观念超越了对人的对象性、工具性理解，从价值关系上赋予人的存在以内在意义，它同时也使“现代性”与走向合乎人性、体现人之内在价值的存在形态联系起来。

合乎人性的发展有其历史的前提，其中，自由时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惟有真正拥有可自由支配时间，人的多方面发展、走向人性化存在才成为可能。不难看到，以“人是目的”为逻辑中介，与“现代性”相联系的“时间性”具体地引向了具有价值内涵的“自由时间”，从而，现代性与时间性的联系，也超越了外在形式而获得了内在的意义，并具体地展开为历史之维与价值之维的统一。以现代化过程为背景，现代性的意义不仅在于提出了具有实质内涵的价值观念和原则，而且从现实的层面上为这种观念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众所周知，现代化首先与工业化相联系，在晚近的演进中，它又进一步涉及信息化。从走向人性化存在的层面看，工业化、信息化等历史过程的重要意义之一，就在于通过劳动时间的缩短，为人提供了更多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在谈到近代大工业发展的历史作用时，马克思曾指出：“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所有自由时间都是供自由发展的时间。”^①人类的早期，劳动几乎成为人存在的全部内容，生活时间和劳动时间常常相互重合，在前现代的历史演化中，这种状况很少得到实质性的改变。随着现代化过程的展开，自由时间也逐渐增加，并愈益构成人生活过程的重要方面，从而，人的多方面发展、走向人性化存在也开始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

当然，就具体的形态而言，“现代性”同时又呈现多重向度。在不同的历史境域、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现代性”本身具有不同的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1、123页。

史形态和内涵。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人们往往习惯于从单一的视域考察现代化过程，并每每倾向于将现代化的某一种模式看作是唯一的形态，与之相联系，现代性也常常被赋予一元的形式。随着全球范围内现代化过程的多方面展开，现代化的多种模式以及现代性的多重内涵，已不断得到呈现，多元现代性也逐渐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多元的视野中讨论现代性问题，总是涉及不同文明传统的关系。由于文明传统、文化背景的差异，走向现代的道路、途径，现代化的模式与形态、现代性的内涵，往往也呈现不同的特点。对不同文明传统以及这些传统与现代性的多样形态之间关系的深入认识，不仅有助于促进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相互理解，而且也可以使现代性问题本身的探讨获得多重资源与多元的智慧，从而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彼此沟通、相互尊重、和谐共存提供前提。

2008年4月10—13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法国里昂第三大学、法国人文高师东亚研究所以及上海市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共同发起召开了“多元现代性：文化、理论与症结——中国与欧洲有关现代性的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从不同的学术视域、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学科角度，对现代性及多元现代性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收入本书的文章，主要来自与会学者递交的论文，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展示了对以上问题的思考。

目录

序 / 杨国荣 / 1

古今之争与现代性

现代化过程中的人文向度 / 杨国荣 / 3

现代理论 / 阿兰·马克·里乌 / 23

现代性等于古典性? / 让-菲利普·安托万 / 35

论现代性的“一”与“多” / 许苏民 / 44

古今之争与所谓“多元现代性”——从近 30 年中国思想界现代性话语的走向说起 / 韩 潮 / 59

现代性的中国视域

多元现代性：从中国到东亚 / 许纪霖 / 73

人性、人性化与中国的现代性 / 陈嘉明 / 85

儒法关系与中国现代性的历史文化渊源 / 柯小刚 / 97

剩余生命的法则：“一无所剩”与灾变的现代性 / 夏可君
/ 116

不同的现代：“情迷”与“影恋”——冯小青故事的再解读 /
张春田 / 147

欧洲现代性的展开

是否有令人无法宽恕自己之事？/ 让-克利斯朵夫·米勒
/ 185

莫里斯·布朗修的三位读者：德里达、福柯、列维纳斯 /
王论跃 / 198

“现时的英雄化”：波特莱尔和福科的现代性 / 张文初
/ 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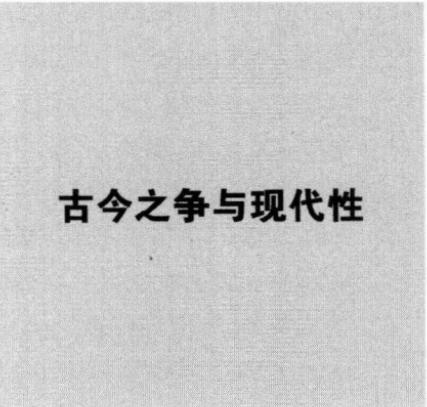
一般系统理论的范式：世界的构成有等级性吗？/ 丹尼
尔·帕罗夏 / 228

后现代性观念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一：决定论与非决定论
观念的嬗变 / 王顺义 / 245

关于知识定义的分析 / 胡军 / 272

现代性和认识论 / 郁振华 / 297

风险社会与自反性现代性 / 潘斌 / 313



古今之争与现代性

现代化过程中的人文向度

杨国荣

一

在概念的层面,讨论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问题往往很难回避现代性(modernity)。现代化与现代性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内涵无疑存在着差异,但二者并非彼此隔绝。艾森斯坦德曾从历史的角度,对现代化作了概要的界说:“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现代化是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向现代类型变迁的过程。它从17世纪至19世纪形成于西欧和北美,而后扩及其他欧洲国家,并在19世纪和20世纪传入南美、亚洲和非洲大陆。”^①与之相近,吉登斯在回答“何为现代性”的问题时,也表述了类似的看法:“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②“在其最简单的形式

^①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第1页。

^②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第1页。

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比较详细的描述,它涉及:(1)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关于实现世界向人类干预所造成的转变开放的想法;(2)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3)一系列的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①对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如上理解,显然包含着相互交错、重叠的内容。它从一个方面表明,无论在内涵还是在外延方面,“现代化”与“现代性”概念的区分都具有相对性。

当然,尽管“现代化”与“现代性”具有相通性,但二者在内涵上仍可有不同的侧重。比较而言,现代化主要以社会在不同领域及层面的历史变迁为内容。首先是器物的层面。在这一层面上,现代化的发展具体体现于工具的变革。工具与科学技术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它既是科学技术的某种载体,又构成了科学技术进步的尺度和表征;工具同时又通过对生产方式的制约,影响着社会的形态。马克思曾指出:“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②手工磨与蒸汽磨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生产工具,而封建主为首的社会及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则对应于前现代与现代的社会形态,在此,工具的变革构成了社会转型的推动力。以工具的变革为核心,现代化在器物的层面不断得到推进,这种变迁不仅体现于生产方式,而且也展开于日常生活。

在制度的层面,现代化既涉及经济的领域,也涉及政治的体制。就经济领域而言,现代化的过程往往以市场运转系统的建立为指向;市场的秩序及效益的追求,构成了现代化区别于前现代化的特征。与市场体制相应的,是政治领域中的民主化进程及科层制的建构。民主化意味着“所有群体都有权日益具体地参与一切

① 吉登斯、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新华出版社,2001,第6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5,第144页。

生活领域”^①,科层制则以政治机器的高效运作为目标。现代化的制度之维当然不限于上述方面,但市场经济与科层制无疑构成了其较为内在的方面。

文化是现代化过程涉及的另一领域。广义的文化包括人的创造过程及其成果,人的创造形式的多样性也决定了文化形态的多样性。狭义的文化则主要指向观念的形态。一般而言,观念形态的文化以价值观为其核心,这一层面的现代化也相应地集中体现于价值观。个体性、多元性、自主性,以及平等与宽容、批判与反思、进步与创造,等等,取代了权威主义的价值体系,成为文化现代化过程的具体表现形式。与此相联系的是新的人格的形成及人自身的现代化。

当我们将目光转向现代化过程所体现的一般的趋向和原则时,现代性问题便开始进入我们的视域。首先应当关注的是理性化趋向。按韦伯的理解,现代化的过程主要以理性化为其内容,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看,理性化的趋向确乎多方面的体现于社会领域。如前所述,在器物的层面,现代化以工具的变革为核心,而工具的变革,又与科学技术的进步相联系,后者既需要逻辑分析、运算等理性的能力,又涉及为知识而知识、如实地面向对象等广义的理性精神;工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科学理性的物化形态。在制度的层面,市场体制的运作尽管从外在的形式看似乎不像“计划经济”那么理性化,因为它主要由市场的力量来调节,但就其内在的机制而言,市场经济往往以效益的严格计算来担保,这种计算所体现的,是一种目的一手段意义上的理性。同样,在社会政治体制方面,整个公共管理机器所呈现的是无人格的形态;作为无人格的法治系统,科层体制所追求的,首先是程序、形式意义上的合法性、有效性,在这里,理性(主要是工具理性)依然具有主导的作用。

^① 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第13页。

作为内含于现代化过程的一般趋向和原则，现代性的另一表现形式是主体性原则。哈贝马斯曾指出：“主体性原则决定着现代文化。”“在现代性中，宗教生活、国家、社会，以及科学、道德和艺术，都被转换为主体性原则的具体形态。”^①主体性首先相对于对象性而言，从哲学的层面看，现代化过程是一个不断化自在之物为我之物的过程，其中蕴含着对外部世界的支配、征服等趋向，而由此展开的主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一方面凸显了人的本质力量，另一方面又往往容易导向主体与对象的紧张与对峙。

在主体与外部对象的以上关系中，“主体”更多地以类的形式出现，与“类”相关的是个体或自我，在个体或自我的层面，肯定主体性的原则意味着对自主性、个体性的确认。现代化过程不仅以对象世界的改造为内容，而且涉及人自身的转换（所谓人的现代化），后者往往展开为对独立个性、自主权能等等的追求，而在这种追求的背后，则不难看到主体性原则的制约。从另一方面看，主体性同时又涉及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与个体、自我的关注相联系，在关系的层面，主体性的原则似乎更多地侧重于面向自我或个体本身，这种趋向使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群体、主体之间的关系往往难以获得适当的定位。

如前所述，现代化过程无法疏离文化的层面，而价值观又构成了文化的核心，与之相应，在文化的维度上，现代性具体展开为价值的系统。前文所论及的理性原则、主体性原则在广义上也具有价值观的意义，与之相联系的是人道、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人道以确认人的内在价值为前提，自由既是人实现其内在价值的方式，又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表征，平等、民主则以尊重人的权利为实质的内容。这些原则与进步、创造等信念相互融合，从价值系统方

^① 参见哈贝马斯：*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The MIT Press，1996，p17，p18.

面,展示了现代性的具体内涵。当然,现代化过程往往伴随着世俗化,这一过程既意味着文化、价值观上的所谓“去魅”(detachment),也表现出人格追求方面的平民化、文化趣味上的大众化等趋向,后者与个体性等原则相反而相成,蕴含着理想的某种退隐及存在意义关注的淡化。

二

不难看到,现代化与现代性无法截然相分,对现代化过程的理解,总是同时渗入关于现代性的看法,当我们从总体上考察现代化过程的人文意义时,也相应地涉及现代性的人文之维。人文往往与科学——首先是实证科学——相对而言,实证科学指向经验对象,人文则以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为主要关注之点,同时也在宽泛的意义上涉及文化的领域。现代化的过程不仅仅展开为一个借助科学和技术的力量以支配、征服自然的过程,也并非只是指向理性化的社会体制,而是同时涉及文化层面。就文化的现代化而言,其人文的向度首先可以从学科的演化方面加以考察。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随着学科的不断分化,人文学科逐渐取得了独立的形态。人文学科的渊源当然可以追溯到前现代,无论是哲学,抑或文学、历史学,我们多需要从前现代讲起。然而,人文的各个分支之所以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总是伴随着学术规范的形成、学术体制(包括大学、学会、出版机构等)的建立、学术研究的专业化,等等;反过来,人文学科获得现代的形态,则从文化的现代化这一层面,展示了现代化过程的人文内涵。

人文学科成为现代学术,当然并不是现代化所内涵的全部人文意义。文化的分化,是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景观,哈贝马斯曾指出,在康德那里,已出现审美趣味、正当性、真理等领域的分离,三者各有自身的有效性。审美趣味在于以形象的方式敞开世界,真

理涉及对事实的把握,正当性则展开于道德、法律等领域,它所指向的是实践过程的规范。现代化的过程在广义的文化层面固然表现出认知、规范、趣味等领域相分的趋向,但其中又蕴含着对真、善、美的不同追求,后者所体现的人文意义,显然已超越了学科之域。

人文观念不仅渗入于现代化的过程,而且以不同的形式影响、制约着现代化的过程。人是目的,这是为康德所明确表达的现代人的基本信念之一,其中包含着深刻的人文内涵。从现代社会的演进看,将人视为目的既包含着对人的内在价值的确认,也为现代人征服、支配、利用自然提供了根据。哲学意义上的化自在之物为我之物,在这里具体展现为变革自然、为人所用。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上述信念无疑构成了现代人进军自然的重要动力。当然,这种观念的过分膨胀,也每每引发人类中心的趋向,而以人类中心为原则,往往容易导致天人关系的失衡,现代化过程中一再面临的生态、环境等问题,从一个方面表明了这一点。

如前所述,现代化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就其内涵而言,现代化所体现的理性化,较多地表现为工具意义上的理性,后者所关注的,首先是外在的、作为手段或工具的价值,当这种工具意义上的理性过于强化时,它与人是目的的观念往往会发生某种冲突:以理性的工具意义为主导,将逻辑地引向人本身的工具化。事实上,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确乎可以看到人类中心化与人的工具化这二重具有悖论意味的现象。相对于工具层面的理性,人文的观念更多地包含着对人的存在及其意义的关切,它在本质上要求超越对人的工具化、对象化的理解,确认并实现人的内在存在价值。从个性的崇尚到自由的追求,从审美趣味的净化到伦理境界的提升,人文的观念都表现出一种反叛工具化的趋向,它对于抑制工具理性的单向度展开、避免悬置人的内在价值,无疑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如果从工具理性与人文观念的比较反观工具理性本身，则可以进一步看到人文观念的内在制约作用。如前文所说，作为现代化过程的主导性原则，工具理性以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为关注之点，但从逻辑上看，考察目的与手段关系的前提，是对目的本身的确认。事实上，广义上的工具理性，总是涉及不同目的之间的比较、权衡、选择，目的与手段关系的规定和把握，难以离开这一出发点。较之目的与手段的关系首先指向效率、效益等计算（以最经济的手段获得最大的效益），目的本身的权衡，似乎同时关联着价值本身的考虑、评价，后者显然已包含价值的理性。一般而言，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野中，价值理性更多地体现了人文的内涵，这样，对目的本身的价值意义的关注，便不仅意味着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渗入，而且表明现代化过程在其主导性的原则上也难以完全摆脱人文观念的制约。

历史地看，现代化过程在其展开过程中，不仅为科学、技术、生产力等因素所推动，而且受到价值原则、伦理精神等等的制约。韦伯在回顾资本主义兴起过程时，曾对新教伦理在其中的作用作了具体的考察。按韦伯的看法，新教所包含的责任意识、所倡导的工作伦理，以及以勤奋、节俭来确证自身为上帝的选民，等等，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曾构成了内在的动力。资本主义可以看作是现代化在经济关系等方面的表现形态，相对于仅仅关注于形式层面的计算、谋划，新教伦理在内含实质理性或价值理性的同时，似乎更多地体现了人文的关怀。如果说，工具理性渗入了价值的理性主要在逻辑的层面彰显了现代化过程的人文维度，那么，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的关系，则从历史过程的方面折射了现代化过程与人文关切的互动关系。

现代化并不限于文化、观念的领域，它同时有其制度的内容。在社会政治的层面，现代化的制度之维往往体现于民主等体制：以普选、议会等制度为载体，现代化展示了其在政治运作方面的表现